



書首

春秋集註

二十七
八

2797
55-51



仁12
2797
55-51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七

襄公三

丁未 靈王十有九年 晉平四。齊靈二十八卒。衛獻二十三。虜五。蔡景

三十八。鄭簡十二。曹武公。滕元年。陳哀十五。杞孝十三。宋平二十二。秦景二十三。楚康六。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作阿左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

督揚曰大 晉人執邾子 左傳執邾悼公 公至

自伐齊 公羊傳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

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僑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穀梁傳春秋之義已

○林氏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也
○孫人以執恩及民也

○林氏曰取郟田以
鄭水為界也

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
會致視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
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取郟田自溱水
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取郟田自溱水
又音郭左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郟田自
溱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
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
皆受三命之服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與
壽夢之鼎荀偃庫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
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立句請見弗內請
後曰鄭轅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舍宣子
盡而撫之日事與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
日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日主
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知河乃與受舍宣
子出曰吾淺之思丈夫也公羊傳其言自溱
水何以溱為竟也何言乎以溱為竟溱移也
穀梁傳輒辭也 ○季孫宿如晉左傳季武子
其不日惡盟也

○林氏曰小雅黍苗詩義召伯勞來謂侯如陰甫之長黍苗也喻首國憂勞為國猶召伯

○六月尹吉甫佐天
子征伐之詩以晉侯
比吉甫出征以匡王

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
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甫
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 ○葬曹成公 ○夏衛
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孫林父帥師伐齊左傳晉欒魋帥師
從衛孫文子伐齊

附錄

鐘而銘魯功焉滅武仲謂季孫曰非
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
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備人也言
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
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孫昭
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
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
焉以怒之
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爰左傳齊侯
娶于魯曰顏懿姬無

○盛公卒于莊公光
立

林氏曰詳錄所至
公還者善得禮

子其姪驪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
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
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
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
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
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
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
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
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
已衛奔高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
卒乃還左傳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
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

○范氏曰除地為壇於壇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

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
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
宜單帷而歸命乎介

○集解云如齊桓公
卒宋襄公伐齊立齊
孝公之類

○何氏曰禮兵不從
中御外臨事制宜當
敵為師唯義所在士
句聞齊侯卒引師而
去恩勤孝子之心服
諸侯之君

胡傳 穀齊地也還者終專之詞古之為師
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
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
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
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
者宜單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
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巴至齊地則進退在
士匄矣猶欲單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
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况喪不
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
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附錄 左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
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

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因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鄭殺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左傳：鄭子孔之為

○於氏曰：子孔與公子嘉親政而專其權。

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

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

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圭

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

○子孔子革子良二子室同心如一家然。

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

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事見十年。公子嘉即子孔嘉公羊作喜。

○謂子孔執政而專

○陳哲曰：子孔信有罪矣而分其室則非討罪之舉也。

○於氏曰：西郭魯西郭。

胡傳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

附錄

左傳：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緇納師。醢衛于軍。城。西郭。左傳：懼。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左傳。

○林氏曰：衛，舊邑。

○林氏曰：澶淵，衛地，又近戚田。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

附錄

城武城：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

○城武城：左傳，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麗其本，必不有其宗。」

戊申 靈王二十年 晉平五 齊莊公光元年 衛九 鄭簡十 曹武二 陳哀十六 杞孝十四 宋平二十三 秦景二十四 楚康七 吳諸樊八。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後向，左傳及莒平子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夏六月庚申。

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淵，澶水也。反左傳。

夏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齊，成故也。

邾：左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人殺之。公。

燮，穀作濕。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

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胡傳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楚不，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

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云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後同。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

○燮，穀作濕。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蔡叔唐叔，皆文王之後，故謂兄弟之國。○舍夷狄，從中國，故為合義。

○林氏曰：稱弟，明無罪也。

○且蔡與晉為同姓兄弟之國

○甚當也言固不足當此詩之觀

之偏。想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若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叔

老如齊左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

食之 ○季孫宿如宋左傳冬季武子如宋報聘也 褚師段逆

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賂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林氏曰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註作己卯歲

○漆閭丘邾二邑○於是公獲在晉季孫宿刑之也

附錄 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植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掩有鬼神吾有餓而巳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巴 靈王二十有一年 晉平大齊莊二衛獻十鄭簡十四曹武三陳哀十七杞孝十五宋平二十四秦景二十五楚康八吳諸樊九

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所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

○大盜謂庶其則禮貌而嫁以君之姊及

○集解云其或有事與魯相交接者

○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魯在莊公二十七年
○集解云愚按是年春書公如晉而後書庶其來奔夏書公至自晉則受庶其者非公意也故臧武仲獨主季武子為言見季氏之專國矣
○疏云昭五年莒牟夷以奔妻及防茲來奔傳曰及防茲以天及不也是小大不敵故當言及今不言及為小大敵故也
○何氏曰惡受叛臣邑故重而書之不書叛者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兩明故首文也

外盜使統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姊妹與其大邑其吹皂牧與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統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各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公羊傳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間立不言及小大敵也

胡傳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

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魯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間立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各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况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附錄

左傳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淋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

○林氏曰：盈不能防，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杜氏曰：舉詩小雅，按今小雅無此，全句惟采菽詩云：優哉游哉，亦是矣。

○舉大雅抑詩：覺正直也，言有正直之德行。

○舉周頌烈文詩：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無窮。

○舉夏書卷在篇。

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欒桓子娶於范。

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祁與其老州賈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王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郟豫、董叔、郟師、申書、辛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欒主鮒見叔

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外，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主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主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鮒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主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奕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德，定保夫謀，而鮒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鮒死，而禹與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

○彼謂於虎之毋有美色

○轅轅閔侯送迎賓客之官故使侯出樂盈於轅轅閔外

○林氏曰商任地開銅樂氏也

○十八年州綽門子為東開

○言嘗射得之取其肉而食之取其皮而食之矣言其未足以為勇也

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
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
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
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
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
於王之守臣將逃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
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
焉其子厲不能保在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
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厲
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
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允而效之其又甚
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
轅轅○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
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左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于商任任音王左傳會於商任銅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
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忘
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
綽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主鮒謂范
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
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
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
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
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千鳴莊公焉勇爵殖綽
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
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
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
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附錄 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庚靈王二十有二年晉平七齊莊三衛獻二十六年 癸十一
年蔡景四

十一。鄭簡十五。曹武四。陳哀十八。杞孝十六。宋平二十五。秦景二十六。楚康九。吳諸樊十。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附錄 因傳春城武仲如晉兩過御叔御叔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盡也令倍其賦

夏四月

附錄 左傳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其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

○少正鄭卿官公孫
僑之子產也

○草木本同臭味如
晉鄭本同姓

○差池不齊也

○滇梁在十六年明
年則十七年也

○叔老子叔齊子也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月先大夫子驥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平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適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滇梁之明年于驥者矣公孫復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尊耐與執事焉間二年間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天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恭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剪爲仇讎故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附錄

因傳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仕之會受命於晉今納變

春秋卷三十七

十一

○人之所以保其生者在於恭敬而戒謹不在於極其富有也

○舉大雅抑詩

○沙隨宋地復銅藥氏也

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天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殿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焉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左傳

冬會于沙隨復銅藥氏也。藥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藥氏，藥盈也。晉大夫藥厭之子。前秋為范宣子所逐，出奔楚。故晉命諸侯於南任之地，以禁銅之使不得受。藥盈也。是秋藥盈自楚適齊，晉知銅盈在齊，故復會于沙隨之地，以銅之。

○左傳註云：藥祁，范宣子女藥鷹妻。藥盈，母也。老家，家臣也。州賓，即所謂老也。充鞅為徵，證藥盈有為亂之事。著，皆外邑名。沙隨，宋地名也。○楚逐申公巫臣在成公二年。○意子共王也。

○追舒，子南也。書者，寵道。小人貧而多為盜，國所患。

胡傳 按左氏會于南任，銅藥氏也。會于沙隨，復銅藥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纍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藥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友請以重幣，銅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左傳楚

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子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于朝。輟觀起於四

○棄疾言我知王欲殺子南而不告是與數吾父

○所謂已死復生自會更肉者也

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從子乃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二三子二日棄疾請尺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之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齒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遠子者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附錄

因傳十二月鄭游取將歸晉未出竟女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木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

○林氏曰孝公卒萊如客止

○界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書名皆罪其專國叛者言及史異辭無義例

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怒曰無昭惡也
靈王二十有三年 晉平八齊莊四衛獻十二鄭簡十六曹武五陳哀十九杞老十七卒宋平二十六秦景二十七楚康十吳諸樊十一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

伯句卒 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驕

○夏邾界我來奔 公作鼻我公羊傳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

無大夫此何以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

慶虎及慶寅 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

○楚屈建楚大夫莫敖也

○安公子黃出奔在二十年至此凡三年而慶氏滅其呼於國者有驗矣

○林氏曰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為楚所納

○林氏曰以惡入曰復入

○兵敗奔曲沃據曲沃東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七與官名唯魏獻子及七與大夫與樂盈為好

際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若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胡傳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奔楚愬之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慶夫人君擅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諸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入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左傳晉將嫁女于其齊侯使栾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

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牛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發誰能與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怨焉許諾伏之而觸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然欒氏韓趙左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與大夫與之樂主鮒待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去固官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于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平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難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畢饗其婦

○册書以册書斐豹之罪

○隱短墻也斐豹乃踰短墻而待其至

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驟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也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終夜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攝車從之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鏑之衝射而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公羊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之于晉入于曲沃何樂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平曲沃而入也

○樂氏晉室之世臣成公四年樂書始將中軍書生廩廩生樂盈

○曲沃樂氏所食之邑

○絳晉邑名

○論語太伯篇朱註曰惡不仁之人而使

○林氏曰此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秦妻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古叛則晉伯襄而諸侯二矣晉之襄諸夏之憂也

胡傳

樂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樂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樂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始伐盟主左傳秋齊孫揮召揚為右由驅成秩御營情申解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葵為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躒疏為右朕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木殿

○雅榆晉地○次而後救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先次宜其救之之聲也○自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甲而淮夷至戰于難父而吳之敗者

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軍蓋於是事始救謹而書之也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書如昭二十一年晉以諸侯之師救宋二十一年楚救徐之類皆不書以爲不定書也

○簡息福祿初無一足之門爲善則召福爲惡則召禍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逐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濟國之福也小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敗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若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榮庭成卿邵封小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左傳禮也公羊傳曷爲先用反榆公穀作渝○巴卯仲孫速卒左傳季武子無適子也

○仲孫速孟莊子也

立之訪於申豐曰爾與紇吾皆愛之欲擇焉而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向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盥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忠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鞠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功於臧氏矣弗聽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

春秋卷二十一

十五

春秋書襲者此特等也

○下，舊，也婦人無外事故言賊妾不得受君郊外之吊

惡之弗有也。○齊侯襲莒。左傳齊侯還自晉不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干之隊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昏而受命日未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附錄

左傳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亢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林氏曰賀克樂氏

○陶唐堯所治也終虞之世以為氏號故曰陶唐以上為陶唐氏

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有四年 晉平九齊莊五衛獻三。鄭簡十七。曹武六。陳哀二十。杞文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秦景二十八。楚康十一。吳諸樊十二。

春秋孫豹如晉

左傳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者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祚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僑子產名言不曉其故

○樂小雅南山有臺詩

○又舉大雅大明詩言武王之德為上帝所鑒臨

附錄 因傳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平產衛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病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平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如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知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于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

吳

因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

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

○二十三年齊與晉平因兵出逐伐之言無信也
○介根莒邑

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

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公作

陳儀後同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

○部婁小阜也言小阜無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

○轉衣裳也二字皆箕席衣裳而鼓琴示其樂

○曹翬也二字皆取曹於彘中而加於首

○陳鍼宜咎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

○集解云若孟子之齊者齊國皆饑孟子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是也○若梁惠王之為者移其民於河東移其

許男伐鄭

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張幣陳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不可與也對曰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可也太叔曰不然鄭實無松柏一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者躍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胃于囊而胃入壘皆下擗人以投收禽獲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躍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強帥師送陳無羊六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蒲浦使沈尹壽與師師擊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

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公至自會○陳鍼

宜咎出奔楚

鍼其廉反左傳陳人復討叔孫豹如京師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十路

孫豹如京師

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十路

大饑

謂之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太

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胡傳

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或為粥益以救饑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小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

粟於河內是也

○若齊黔敖之為者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

是也

○若近世軍彌青州

之為者凡河五十餘

萬人募為兵者萬計

是也

○周禮不司徒以荒

政一有上聚方民是

也

○凡此皆遇天災而

致恤之意

○陰沴謂大水也

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附錄

左傳晉侯獲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

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日

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

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

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

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二十有五年

晉平十齊莊六弒衛

十四年鄭簡十八曹武七陳哀二十一

文二宋平二十八秦景二十九楚康十二吳諸樊十三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

○林氏曰莊公弒弟

景公杵臼立

○棠公齊棠邑大夫

○棠姜即棠公之妻

○寡婦曰妾言此寡

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殖大志不在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太過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險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入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提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聞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

齊力之臣為公所
辱者與公共死於崔
子之宮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
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
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
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
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柝疾病。不能聽命。近於
公宮。陪臣于掖。有淫者。不知命。公踰墻。又
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緝郈師。公孫
敖封具鐸。父讓伊。僕埋皆死。祝佗。父祭於高
唐。至。復命。不說。弗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
退。謂其宰曰。爾以祭。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
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饒。蔑于淮陰。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
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
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
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
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
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

○以公尸枕已股而
哭之既哭而起踊躍
三度而出

○間立嬰莊公近臣
將出奔故以帷幕自
縛其妻而載之於車

歸門啓而入。枕已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人
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
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曰。所
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
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辛巳。公與
大夫及萬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
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舍
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
乃還。間立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
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至。危不
能救。死不能死。而不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
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與一
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
出舍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
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子亥葬諸士孫
之里。四妻不踈。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殺梁傅。

○集解云屬車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太駕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竿蓋亦裏木轎文矛弩筋尚書國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屬相連屬也○一十一年州維奔齊云

莊公失言
淫于崔氏

胡傳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變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杜氏曰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六正六卿之正長五吏軍卿屬官之文職二十師軍卿屬官之武職師旅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小將帥也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左傳晉侯濟自

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師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生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胡傳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師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生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陳桓曰晉侯許之意受其賂而不討齊人之罪也
○施旂也建立旌旂而復曳其旂旂將戰之意也
○此孟子為齊謀燕之策

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師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生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下文所
與云

附錄

左傳晉侯使魏舒死沒逆衛侯將使
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舍如字因

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非堙木刑鄭人怨之

六月鄭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

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

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

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

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官與

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

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

子展執繫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

乃空致地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直

○夷儀之諸侯也重
丘齊地

龍反左傳
齊成故也

胡傳

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

附錄

左傳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

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

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

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強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左傳衛獻公入

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為
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弑也

胡傳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

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以其義不可以

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

蔑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

○集解云同者志同
也志同於得賂而不
弑君之賊也

○夷儀本邢地

○鄭伯突入于櫟在

桓公十五年

○鄭突稱名衛獻不

稱名

○正者忽也厲公奪其位

○即會于亥會于曹之諸侯也

○豕卿謂孫林父竊也

○鱗字子鮮獻公同母弟時從獻公出亡

○穢亂事在明年春

○林氏曰陳猶未服

○虞闕父舜之後當為之與為陶正之官

○舜太聖人故謂闕父為神明之後

○周得天下封夏啟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三恪

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鱗以出或無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審喜弒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左傳楚薳子馬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

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息植子捷子駒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疆曰父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

以兔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

舒鳩潰舒鳩月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作囿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主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相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有往年之吉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遂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取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

志古書也古書有

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
三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
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
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仲尼曰志有之諒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
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
非文辭不為
功慎辭哉

附錄

左傳楚蔦掩為司馬子木使虎賦數
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豳原防
牧隰臯井衍沃置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
兵徒卒甲楯之數
成以授子木禮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

立
○遺即諸樊卒餘祭

○范氏曰飾城者脩
守備請罪者問所以
為國致師之意

○又曰非責也蓋謂
責巢人輕加入以兵
責其子輕身以門巢
也

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
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公羊傳門下巢
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
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謂何以名傷而反
未至乎舍而卒也穀梁傳以伐楚之事門于
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
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
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
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謂伐
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
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
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胡傳

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
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
上天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
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
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
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

○林氏曰楚康王以滅舒鳩之功賞令尹子木

○蔑然明名也言我他日但見然明之面而已

○言其可哀之甚也明年衛獻公歸國二十七年果殺甯喜

○伯車即秦伯之弟鍼也如晉臨盟晉侯

而請罪也

附錄

左傳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蒞子之功也。以與蒞掩。○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巳。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遘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

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泄盟秦伯。車如晉。泄盟成而不結。
甲 靈王二十有六年 晉平十一。齊景公杵十五年。衛獻三十。殤二十。弒蔡景四十五。鄭簡十九。曹武八。陳哀二十二。杞文二。宋平二十九。秦景三十。楚康十三。吳餘祭元年。

春

附錄

左傳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叔向曰秦晉不親。又鞅。今日之事。一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暴。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

○拂衣。襄裳也。叔向襄裳以從子朱。

○殤公弑叔公復歸

○子鮮即母弟鱗也
衛獻公使為已求反

曰公室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
務德而爭善也夫臣心競而力爭不
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剽匹妙反左
子鮮為復辭敬妙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
不免敬妙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
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
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妙以公命與甯喜
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
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
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
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
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
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
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曰
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
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

○喜嘗受命於其父
語見二十年

○田暴曰變○糶對
敵者

○衍獻公名○剽殤
公名

○秦檠南朱人見宋
書

○桓彘晉成帝宣城
內史也見晉書

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
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
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
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
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嚴梁傳此不正
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胡傳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
絕而剽以公孫非攻而又未有說焉則喜
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
棋不定不勝其糶况置君乎於衍則殖也
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
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
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
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太
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
加肅况秋意邪范蔡桓彘之徒殺身不
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林氏曰書叛始於此九叛賤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書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書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書叛必不能討者也

○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林氏曰言專據祿邑出入與之周旋也

○集解云侯人改過之深者謂書爵而不書敢絕也責人自棄之重者謂衛侯猶夫人故書名以絕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圍叛始此左傳孫林

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甲

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甲

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甲

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甲

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甲

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甲

胡傳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矣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衛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因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附錄

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鉅獲殖綽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于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

○林氏曰吳荀偃子

○言兩爭乃王子圍及穿封成皆君子非細人也

○其何不知言其易別識也

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公固。子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諸侯將以訕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附錄

左傳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成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成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成方城外之縣奔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驃焉成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成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

○澶淵近戚地蓋以討衛而遷戚田也

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審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

○稱君以殺，惡其父
子稱殺也

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今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平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傳初宋芮司徒生女

○集解云愚謂甚矣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宋平之愚可欺而易惑也夫既知太子惡伊戾何使為內師而不除既知其相惡又信其言而不量遂至事天性之恩罪父子之道後雖享祿及何益於世子也

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女。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姚太子痤。美而獯。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既與牲。加書徵之。而驪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

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駭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胡傳

殺世子毋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

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諸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官刑而為內小臣
伊戾其名姓也

○棄妻謂棄配嫡謂
在也

○小人謂合左師
也

○伍舉伍參之子也
子齊祖父諱舉也

○故事也子木因問
以晉事焉

○舉大雅瞻卬詩

附錄

左傳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
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楚伍參與
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伍舉娶於王子年王子年為申公而亡楚
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逐奔晉聲
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
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
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
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
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
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
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
用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借
而刑不濫賞借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
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借無濫與其失善寧
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

○舉爾頌啟武詩

○禮春夏生長之時
以行其賞

○禮秋冬肅殺之時
以行其刑

○言楚軍不能其重
禮禮志指為使亂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
不借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
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
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
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
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
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
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
亂析公奔晉晉人宣諸戎車之殿以為謀
主統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
易震蕩也若多鼓鉦聲以夜軍之楚師必
遁晉人從之楚師潰晉遂侵蔡襲沈獲
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
於是不能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鄰以為謀主彭城之

○軍中有人年老者勿
○反亦歸也軍中有人
無父者疾病者亦聽
其歸家
○丁家有二人從後
者則聽其一人歸家

○夷傷也吳楚之間
○大滅魯

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人歸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於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打禦北狄通兵於晉教兵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兵行人焉兵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罷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友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

○椒鳴何舉子聲子使其斤以之歸楚德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靈公卒於公立

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矣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帑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因傳許靈公楚

孤不歸矣八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因傳

月卒于楚八○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因傳日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鬻於勇齎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

○起宣子名禮諸侯
大夫入天子國稱王
故曰士起時事四時
貢職之事至旅家宰
之下士也言晉士起
稱歸四時職竟於等
孫不取斤尊也

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
○葬許靈公

附錄

左傳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
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
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員
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郊之歲其
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
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
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
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
治之文字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
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
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
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晉
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七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八

襄公四

乙卯 靈王二十有七年

晉平十二。齊景二。衛

六。鄭簡二十。曹武九。陳哀二十三。杞文四。宋
平三十。秦景三十一。楚康十四。吳餘祭二。

春

附錄

左傳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
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
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
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
侯是以
睦於晉

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
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

○林氏曰景公即位
通前君

○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楚。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昭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屈居勿友，與公作瑗後同。晉楚始同主盟，因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

○言四國皆匹敵之

○顯傳車也。子木使

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戊辰，於晉。子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四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顯譏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本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衛殺其大夫甯喜。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知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

○鄭嗣曰書無喜紂其君則喜之罪不嫌不明今若不喜喜之無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章是也

○語見去年審喜紂其君一正

○公孫免餘衛大夫逐我者此謂孫林父出奔晉

○納我者死謂殺審喜

○賞罰無章謂不能殺孫林父

○何以勸沮謂勸審喜沮惡

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審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審氏殺審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尸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審喜紂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審喜出君紂君而不以紂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胡傳

審喜既坐紂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審氏祭則寡人審氏納之衛侯復國患審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審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審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云官其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木門晉邑子鮮託身於木門

○文子即大叔儀

鱄市戀友又音專穀作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大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懲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審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公羊傳衛殺其大夫審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曷為殺審喜出奔也曷為為殺審喜出奔衛審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審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

○范氏曰審喜雖社
君本與鱗約納公爾
公由喜得入已與喜
以君臣從事矣春秋
撥亂重盟約今獻公
背之而殺忠于已者
是故公惡而難親也
獻公既惡而難親將
又與喜為黨懼禍將
及君子見幾而作不
侯終日微子去紂孔
子以為三仁鱗之去
衛其心若此合乎春
秋不亦宜乎

○木門晉邑
○陳哲曰不向衛國
而坐者死獻公也

○林氏曰於是晉楚
爭先乃先楚人則其
意然先中國也自來
以來晉不事三盟矣
號之盟讀禮書加于
牲上而已至鄭陵則
齊主諸侯至其則則
魯及諸侯晉之不足
以主盟盟且宋始宋
之盟趙武之偷也孔

喜曰請審殖死喜立為大夫使入謂獻公曰
黜公者非審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
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
用盟請使公子鱗約之獻公謂公子鱗曰審
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
使公子鱗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鱗
辭曰夫負羈繫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
臣僕庶孽之事也若一約言為信則非臣僕
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審氏
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鱗不得已而與之約已
約歸至殺審喜公子鱗挈其妻子而去之將
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
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昧割也穀梁傳專喜之
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
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
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路不入乎喜而殺喜是
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納耶

胡傳 衛侯之入使鱗與審喜約言既殺審
喜鱗病失言遂出奔晉於木門不
鄉衛國而坐宋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
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
罪衛侯也穀梁子曰鱗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申伯州犁曰合
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
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
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
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
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
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
信亡何以及趙孟患楚衷申以告叔向叔
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戰斃其
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

子曰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樂夏首趙文子始也此王伯之所以與夷也

○春秋書晉趙武楚屈建以晉有信故孔子追正之

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借濟之必莫之與也矣能善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彈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先楚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孫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

○范武子即士會賢於諸侯故子木問之

○祝大祝史大史陳其馨香德足副之故辭無所愧

○詩以言志故武亦以觀七子向背之志

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泄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第之詩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

○宋向戌以弭兵之功欲宋君稱功加厚賞

○天生金木水火土之五材天下之民並舉而用之

○舉鄭風羔裘詩言彼已之子此子也

○合左師向戌也

○纂弒之賊指楚靈王

○蔡陳鄭許徐滕頓胡沈小邾宋并淮夷通十二國

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火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又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皆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敵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計而亦賞無厭之甚也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公羊傳曷

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穀梁傳渙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弒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

胡傳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纂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城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

○崔杼先娶生二子
曰成曰彊也寡特也
偏喪曰寡也
○東郭姜即東郭偃
之姊事在二十五年

○謀短垣使其眾居
短垣之內以守宮

○林氏曰今長曆推
十一月朔非十二月
傳曰辰在申無失閏
若是十二月則為三
失閏故知枉誤

建之力而善此
盟也其說誤矣

附錄

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
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
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
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
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
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
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
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
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
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
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
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入使駕
弗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
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也
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

攻崔氏。崔氏禦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
助之遂城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
妻縊。慶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
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
奔慶封當國。○楚薳罷如晉位盟晉侯享
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
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
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
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
公及楚人召之遂如楚焉右尹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傳十一月

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丙辰二十有八年晉平十三齊景三

七年崩二十有八年衛獻三十二秦景

四十七鄭簡二十一曹武十陳哀二十四杞

文五宋平三十一秦景三十

二楚康十五卒吳餘祭三

○林氏曰前年知其
再失閭頃置兩閭以
應天正故此年正月
庚子得以無冰為災
而書

○寧喜之黨書名惡
之

春無冰

左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
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苗稼不
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
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附錄

左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
胡公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陳
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
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致晉
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
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
子圃以守石

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左傳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
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唯其

附錄

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
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
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
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
聞之如是者
恒有子禍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
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錄

左傳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
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
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
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
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在稷饋撫其民
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
望也寡君是故使告奉其皮幣以歲之不
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
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
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

○林氏曰告將朝楚

春秋卷三十一

在周易在此義復
上六爻辭也復反也
極位迷而復反其道
已遠速而無應故凶

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
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
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
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
又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願三三曰迷復
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
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
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禪竈曰今茲周王及
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
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
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
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
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
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
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
大適小有五美省其罪疾救其過失救其
留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

○崔杼之黨嗜酒荒
淫而出書名罪之自
魯奔吳不書以絕位
不為卿

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
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
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
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
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
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

蒲嫫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
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突突臣子
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突曰男女辨
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
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
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曰
雙雞饗人糲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
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嫫盧
蒲嫫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
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

○桓子陳又子子無

○俊改寤也言慶封亦無改寤之志

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之兆曰或卜攻雙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李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當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俊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曰之姜曰夫子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泄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戶慶嬰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慶氏

○魚里里名

○介因也

○殲盡也旃之也言將殲慶封之族而盡殺之

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縹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稱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楹動於鬯以俎壺投殺入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于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及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衣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率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泥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附錄

左傳癸巳天子崩未幾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

○釋文也放盧蒲癸
干齊之北竟

○亂治也周武王有
亂臣十人同心

叔孫遠在燕買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昔
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邯鄲
其鄙六十弗受于尾曰富人之所以欲也何
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邯鄲乃足欲足欲亡無日
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邯鄲非惡富
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
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
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
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
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
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
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
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
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
其拱壁吾獻其棺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
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於是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始於此是故書公朝于所
以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以見伯業之衰

十有一月公如楚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左
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

○靈王崩景王立

○康王卒鄭救立

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
延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厭於鄭鄭
必有大夫外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
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真
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主崩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
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
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
有遠慮小人從適饑寒不恤誰遑其後不如
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
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
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
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
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胡傳

甲寅天子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附錄

左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丁

景王二十有九年 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元 年 三十三卒蔡景四十八

鄭簡二十二曹武十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三十二秦景二十三楚郊敖麋元年吳餘祭四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送公患之穆長

○林氏曰公在不朝正者甚多而惟書五年者危在楚也

胡傳

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

○何氏曰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費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思襄公父在夷狄為臣子危錄之

○方城楚地○主魯邑○公治季氏屬大夫

○式微詩衛風篇名

○林氏曰言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在顏咫尺之前咫八寸也

○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睹堯於羹

○東漢魯水之於王鳳曹魏賈充之於司馬昭是也

附錄

左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附錄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

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因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與之曰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于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穀梁傳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庚午衛侯行卒

附錄

左傳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

○鑄祭卒夷昧立又

○由禮云刑人不在君側

○克氏曰無恥不知

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閻弒吳子餘祭

閻音昏祭側界友左傳吳人閻以刀弒之公羊傳閻者何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弒之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閻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閻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閻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閻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適怨賤人非所貴也責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也閻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胡傳

穀梁子曰閻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適怨賤人非所貴也。責人非所刑也。刑

○祭統云古者不使
刑人守廟
○范氏曰怨仇餘祭
故弑之

○東哲曰三傳之說
大意皆同但左氏以
重刑之過害為不同然
其讀近刑人則一也
故傳義兩引之

○何氏曰書者杞恃
微善能成王者後與
此義甚遠此所謂超
出二傳之上者歟
○爾雅云姊妹之子
為出

人非所近也舉至感而加之吳子吳子近
刑人也閻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
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吳子
觀舟閻以刃弑之亦邇怨之失也

附錄

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
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籛
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
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
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
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
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
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
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
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息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左傳晉平公
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子平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右往子
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
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
闕而夏肄是脩其棄諸姬亦可知也諸姬
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棄同則異是謂離
德詩曰協此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
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
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
容專司徒修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
曰專則速及修將以其力樂專則八實難之
將及矣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
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
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

胡傳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
城杞古之建國立冢者必親九族然

○葛藟王風篇名序
曰王族刺平王世周
室道衰棄其九族寫

○揚之水王風篇名
雅大雅小雅也

○林氏曰書曰子賤
之也凡來盟皆大夫
也杞伯親之故賤之
也杞雖稱子矣前乎
此夷儀之會稱伯後
乎此卒復稱伯來盟
特稱子見春秋之貶
諸侯也春秋之褒貶
君大夫莫備於隱桓
莊之世成襄而下舍
杞子無別其稱者蓋於子賤無生名之者經之變文也

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
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
國平公不能脩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
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
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宅戍于母
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
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
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
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

鄭鼓父黨
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
叔為一耦杞子來盟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
晉悼夫人媪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
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黜焦滑霍楊韓
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
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

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
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貳玩好
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
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
知也况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也
○吳子使札來

○吳始聘始書子始
君臣並見吳驟強也

康叔周公弟武公
康叔九世孫皆衛之
令德君也

吳始聘
吳始君臣並見左傳吳公子札來
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
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
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
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
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
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滯乎憂而不困者
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平
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
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
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
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

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
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貳玩好
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
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
知也况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也
○吳子使札來

象節舞所執南籥
以籥舞也皆文王之
樂至北見舞此樂者

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平為之歌
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
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灑灑乎大而城
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
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
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
乎倘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
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
頌曰至矣哉直而不佞曲而不屈邇而不偏
遠而不攜遷而不注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
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
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
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節南籥
者曰美哉倘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
而猶有斬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

○陳桓子即陳無宇
納政與邑於公從季
札之言

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節者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
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
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
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
與政無邑無政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
歸未獲所歸難未歌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
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
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
產曰鄭之執政後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焉
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
徇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
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
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我夫子獲
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
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
樂乎遂去之文字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
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

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後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公室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強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之。以爲君，謂曰：今若是，是進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于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及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于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君受爾國，是吾與爾

○集解云：特揭此，一鳥所以起，既札之由。

○壽夢卒在十二年。

爲篡也。爾弑吾兄，吾又弑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使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入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設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胡傳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

○諸樊卒在二十五年

○餘祭卒在二十九年

○夷末卒在昭公十五年

○已上並見公羊傳

○引見昭公二十七年

○如晉之韓趙魏齊

○之田氏是固篡其君

○者也楚之商人蒸之

○世子般是子篡其父

○者也

○太子李歷太子之子伯邑考武王之子太子欲立李歷太子伯知之即逃之蒯囂而讓國於季歷季歷生文王有聖德文王生武王伐紂而有天下是為周伯邑考武王兄其不立者蓋無德也

○檀弓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太子使極在文公

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狗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敗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然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為也季子辭位獨不為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私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為得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

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弒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然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城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極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

十二年

○屈完書族見權公

四年

○子突書字見莊公

六年

○季友書字見魯公

十六年

○叔於書氏宜公弟

也見宜公十七年

○公之喜時即曹子

臧也春秋賢其後世

謂昭公二十年書曹

公孫會出奔傳曰書

公孫賢之也見公羊

傳昭公二十年

○林氏曰此燕始見經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始見

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畧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字毋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於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畧以名紀此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意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脩之豈不信夫

經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蠆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軍事為功且專故難及○冬仲孫羯如晉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附錄

左傳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聞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

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燕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實旃○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禘謀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日政將焉往禘

○應猶之也

庚定也

○林氏曰郊赦書楚子遂罷書名氏儼然無異於中國矣

謀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德可以飛不然將亡矣

景王三十年 晉平十五年 齊景五 衛襄公惡 元年 蔡景四十九 弒鄭簡一 十三 曹武十二 陳哀二十六 杞文七 宋平二 十三 秦景三十四 楚郊赦二 吳夷末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遠于委反罷音

左傳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力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乎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附錄

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

○勝祿正月謂夏正月十日甲子也自始生至今凡歷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 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二十日故為三分木甲之一也

也駟良方罪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後而懷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某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以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

春秋卷二十一

二十

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媼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媼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景公弑靈公般立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般音班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

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五月甲午

○天火曰災

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左傳或鳴于亳社如曰噶噶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

待媼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入婦義事也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

○疏曰外災例時今伯姬之卒故進日在上明災死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為共公卒雖日久姬能守火變之貞謂之婦道盡矣

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議其事賢伯姬也

○周易恒卦六五爻辭

胡傳穀梁卒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

○林氏曰言共姬知為女之道而不知為婦之道也

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為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宋共公卒在成公十五年

○林氏曰林氏以西王發骨肉

天主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志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為逐成行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軍茂其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子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穀梁傳傳曰諸侯且不首惡亮於天子乎君無刃親是義天子諸侯所親嘗唯長子母弟耳天方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王子瑕奔晉

○王子瑕奔晉無

附錄

左傳六月鄭子產如陳泣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于侈太子甲大夫教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上穀無宋字公羊傳外未

○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禮通厚三月而葬

人卒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耳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穀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哲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哲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于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修故不克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

○羊肆而列也駟氏
政伯有而殺之于此

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敵或主疆直難乃不
至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
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即良從之子皮止之衆
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
况生者乎遂自止之王寅子產入蔡卯子右
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
于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
之盟已也怒聞于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
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
頓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師國人以伐
之皆召子產于產曰兄弟而及此語從天所
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從之枕之股而哭之
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
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
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
聞難不入復命于介不月甲子奔晉駟帶追
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
脫入盟大夫已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

○莠草也見伯有之
開上生惡草以莠喻
伯有也

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驥之卒也將葬公
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
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
中而且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
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癸巳其明年乃
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豈
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
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
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
為馬師穀深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胡傳

按左氏良霄汰後嘗酒諸大夫皆惡
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

霄奔許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
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
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
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
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
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

○集解云良霄伯有
也公孫黑子哲也
○宋魚石成公十五
年出奔楚十八年復
入于彭城
○晉欒盈在前二十
一年出奔楚二十三
年復入于晉入于曲
沃
○華亥之入南里見

昭公二十一年
○宋辰之入蕭見定
公十一年

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不自卒

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交失民於子也

附錄

左傳楚公子圍殺太子馬為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

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今其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致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為宋

○諸侯之大夫不序
晉不足以為盟主也
宋始傳曰不書魯太
夫諱之也

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及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夔宋向戌衛北宮佺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

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

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

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

止無貳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其人其會

干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太天諱之也

公羊傳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

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錄

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

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

也卿則其稱人何曷為與卿不得憂諸侯

也穀梁傳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

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

○集解云將欲議蔡
般之罪故先發此義

胡傳

春秋太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

春秋卷三十一

三月

○蔡莊公甲午于齊于薄踐王翟泉四同盟文公十五年卒不

○左傳蔡侯為世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前此鄭子產嘗言其淫而不父若是者必有子禍至此果然也

○莊二十五年衛惠卒宜允衛成卒僖九年獻卒二十四晉惠卒十四年蒸穆卒三十二年鄭文卒成六年鄭悼卒襄二鄭成卒隱七宣九成十六三書勝君卒皆不葬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

○論語憲問篇有之且以証大夫知所重之意

○孟子曰角獸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又曰禹掘地而注諸海驅蛇龍而放之

書葬通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者也。有當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謎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於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義耳。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閱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敗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

衆而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入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二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太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二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入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且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吝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又曰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又曰人有辨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之

財苟其求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入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矣。帝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左傳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

附錄

○子產為政使國都及邊鄙軍服尊卑各有分部
○廬舍也九夫為井廬井有五伍相保之法

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天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太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斲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櫛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

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景王三十有一年
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二十四。曹武十三。陳哀二十七。杞文八。宋平三十四。秦景三十五。楚郊敖三。吳夷末二。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春王正月穆叔至首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子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

○諄諄鄭重之貌蓋其言諸鄭重

○林氏曰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於所樂失其所也

○不書葬未成君

而又其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問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十尾殺問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僕灑沿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群公子。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毅梁傳楚宮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禰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

○集解云子般莊公
子慶父弑之
○子赤文公子公子
遂弑之

○疏云未踰年之君
弑死不曰文十八年
子卒是也莊三十二
年子般卒書曰者以
有所見故也今子野
正卒書曰嫌與子般
同故傳曰子卒曰正
也以明昭公之繼正
也

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
必煇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
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惠若果立
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一
易衰衰祗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
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
終也

胡傳

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
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
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
于齊上書公卒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
也隱而不自見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
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
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已亥仲孫羯卒

已亥子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

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左傳滕成公來
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

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
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錄

左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

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
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
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
館高其閤閤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客所
于壞之雖從者能其若異客何以敝邑
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
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
福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
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
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
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
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
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
盟主也官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

○開閤也里門曰開
閤門也衙門謂之閤
高作館舍之門也

○庭燎，太燭也。旬人設，照庭，太燭。

○舉，大雅板詩。
○莫定也，則民無一之不安定，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之館，館如官寢，庫廩繕脩，司空以時平，尉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宿，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宿，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宿至如歸，無寧留，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宿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

○昔，黎比公弒，展與立。

○去，疾奔，齊，齊出也。
○展與，吳出也，書曰：昔人弒其君，買朱鉏，言其之在也。
○謂以字當作之字。

十有一月昔以弒其君密州

左傳：昔，黎比公生去疾及展與。

既立，展與又廢之，黎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昔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昔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胡傳

經以傳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昔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昔子虐，國人患焉，展與因國人，以攻昔子，殺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父當曰展與，因國人之攻昔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解左氏傳，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

輯矣，民之懈矣，辭之懈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集解云或問左氏信否程子曰不可全

○韓昌黎嘗曰左氏浮誇然傳為經而立意也經意微妙未有不自傳而得經意者盡以為浮誇而不取則經意又非易通矣學者詳擇則於傳之所載古夢鬼神妖怪祥瑞之說則不必信可也若夫立法以見一字之褒貶著事以顯一時之是非又不

可信耶嗚呼推傳致經可以得意是與非在其由矣由經以知事則在乎傳由傳以察乎是非則在乎人專此經傳之論也

○舉大雅桑扈詩

○已上皆傳跡子產行事以顯北宮文子有禮之言

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昔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未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而精擇之可也

附錄

左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闞戾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主之命也非政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喪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一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即良廷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

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不以其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本邑而又善為辭令禪謀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

仲尼以二十二年
生至是方十歲蓋長
而後聞子產此言

防怨豈不遠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
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
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
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
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
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仕吾不信也○子
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
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
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
利之地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
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
崩喬將厥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
學製焉太官太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
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
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
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

○學而優則仕故學
而後入政仕而優則
學故未聞從政而學
者也

○舉不推蕩詩

○舉不推抑詩

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
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不衣服附在吾
身我知而慎之太官太邑所以庇身也我
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
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
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
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
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言也子皮以
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衛
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
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
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
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
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
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
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
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

○舉邶風柏舟詩

○又舉大雅既醉詩

○舉周書秦誓篇論
關文王之德

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主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主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主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師服，可謂畏之。文主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八

